



飞越泸沽湖  
◎陈顺源

## 黑色烟火

◎施鹏

深居夜幕  
不该贪图太多月色  
以免倒映在地上的世俗  
过于曲折  
然而,横过马路的风  
深谙三月的乍暖还寒  
尽显世故

可是,一树一树的年轮  
始终绽放  
而我,也按捺不住身体  
里的微芒  
如同十字路口沥青裂缝中  
呼啸而出的无数种远方

是啊,我拙于呐喊  
可黑夜也无法封印我的  
灵魂  
越是三缄其口  
越难掩饰一个  
即将脱口而出的星光

紫琅诗会

## 老家门前一条河

◎彭常青

老家门前,悠悠流淌着一条河,宛如一条银色丝带,轻柔地缠绕在他记忆深处。

儿时印象里,这条河是个矛盾又迷人的存在。河面时而宽阔如海,时而逼仄如巷。宽阔时,小伙伴们憋红脸、铆足劲甩出的石子总也飞不出河面;狭窄时,父亲只一个猛子,便能轻松扎到对岸。而河水也似任性的精灵,有着冰火两重天的脾性。盛夏时烫得厉害,小伙伴们整日赤条条泡在水里,也觉暑气难消;可有时又冷如冰窖,二叔醉酒不慎失足,捞上来,全家人整整捋了三天,才将他暖回来。

打他记事起,这条无名河便静静流淌于此,默默润泽着这片土地。河水虽浑浊,担回家撒几粒明矾,便清澈透明,成为煮茶烧饭的“生命源泉”。他时常像个虔诚的小信徒,趴在水缸沿边,目不转睛地盯着泥沙簌簌沉降,宛如看一场梦幻魔术。母亲年轻时健步如飞担水回家的身影,如烙印一般深深刻在他的脑海,成为童年永不褪色的温暖印记。

年岁渐长,他方知晓,这条看似天然质朴的河实则是人工开凿、引自长江的“智慧结晶”,是当地水利棋盘上的关键一子。不远处,有与之十字交叉的“二级河”,如忠诚伙伴,并肩守护这片沃土;几公里外,还有条长长的、蜿蜒似游龙的河,被唤作“龙游河”。这片土地曾是江中沙洲,史称“永安沙”,成陆并不

久远,20世纪初始与长江北岸“握手相拥”。因其膏腴肥美,引得全国18省移民纷至沓来,扎根垦荒,祖父便是当年从老家南通携家带口、逐梦而来的拓荒者之一。打小,家中大人杂糅的乡音透着不同地域的韵味,被邻里乡亲笑称为“东路人”,那是先辈们迁徙足迹的鲜活注脚。

记忆中,家里常迎来一群特殊客人。大冬天,他们在地面铺就稻草,摊上被褥,席地而卧。他们晨曦微露时扛着工具出门,夜幕深沉时拖着满身疲惫归来。屋外空地,烧饭师傅用砖头垒灶,烟火升腾间,饭菜飘香。师傅热情豪爽,每次盛饭都不忘给他留出一碗。那荞麦等粗粮烹制的饭食带着别样质朴与新奇。舌尖味蕾记住的不仅是饭菜滋味,更是那段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的温暖时光。这些客人实则是奔赴龙游河“战场”的河工,寒冬腊月农闲时集结,用汗水与坚毅,在河道上书写奋斗篇章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。此刻,他静立河坡,凝视涵洞口飞旋的漩涡出神。儿时,涵洞开闸,漩涡仿若神秘黑洞,散发魅惑魔力,他满心好奇,幻想漩涡下藏着童话宝藏、奇幻王国。不料,一天意外失足,冰冷的河水瞬间将他拖入黑暗。意识迷离之际,一只大手将他从死神掌心夺回。自此,漩涡成了他童年记忆的“朱砂痣”,每次回想,都心有余悸。

简陋的涵洞肩负着排涝

泄洪的重任,奈何口径狭小,夏日暴雨倾盆,“大河涨水小河满”的情景经常上演,农田成泽国,道路变水巷,可孩子们却似得了“水上乐园”的入场券,光着脚丫,欢呼雀跃,手持自制网兜捞鱼摸虾,笑声似银铃般在河面飘荡。那是这条河给予的纯真馈赠,是童年最明艳的色彩。

过去,涵洞之外不远处有座简易石桥,桥面由预制板拼凑,两块板宽,两侧无护栏,中间有缝隙。骑车过桥,恰如高空走钢丝。胆大者呼啸而过,胆小者只能推车慢行,偶有“失足”落水者,大多能被村民及时救起;极少数不幸者就此长眠河底,成为这条河的悲伤往事。

如今的桥宛如长虹卧波,坚实耐用,汽车飞驰其上,奏响现代乐章,往昔惊险成了长辈们口中的故事。村子在城市化浪潮中“换装蜕变”,农田退隐,自来水入户,河的使命似暮年英雄,渐渐“卸甲”,唯留岁月褶皱、沧桑瘢痕。但在他心间,这河是故乡根脉、灵魂归处,是眷恋故土的“脐带”,永不割舍。

一位老人蹒跚而来,目光抚触他的脸庞,尽显慈爱温柔:“儿子,回来了?”他鼻尖一酸,眼眶泛红,暖意漫上心头,轻声回应:“是的,妈,回来了!”

夕阳似火,余晖倾洒,河面一片金黄。他挽起母亲的手臂,缓步向家中走去。母亲白发在风中轻舞,于夕照中格外醒目。

岁月流金

## 阳台外的广玉兰

◎明思践悟

推开我家北阳台的玻璃窗,两株广玉兰便映入眼帘。它们像两位身着墨绿长袍的智者,十六年来始终以默默的姿态守护着我的书房。每当晨光初现或暮色四合时,那在风中轻颤的叶片总会将斑驳的光影投进窗棂,仿佛在书写一部关于时光的日记。记得初遇那年,它们还是朝气蓬勃的少年,只有一楼多高。我从四楼俯瞰,圆润的树冠宛如翡翠雕琢的蘑菇;站在树下仰望,又似两柄撑开的绿罗伞。那时我便暗自思忖:这定是造物主特意为水泥森林留下的绿色诗行。

十六载光阴在年轮里沉淀,当初的少年已成长为五楼高的巨人。水桶粗的树干裹着龟裂的灰色树皮,纵横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密码。最令人惊叹的是那永不褪色的绿——层层叠叠的叶片织就了立体画卷,春日的嫩绿、夏日的浓绿、秋日的深绿、冬日的墨青,在钢筋水泥的背景下始终保持水彩画的鲜润。

绿叶扶疏映碧空。这些卵圆形手掌大的叶片堪称大自然的杰作,正面如同打过蜡似的油光晶亮,背面却覆盖着锈色的茸毛。风过时,整棵树的叶子齐齐颤动,像是无数绿色的手在鼓掌。最妙的还要数它们谢幕的方式——不像众多树木在秋天集体凋零,也不像香樟树在春天短期内集中“换装”,而是三三两两地优雅退场。某个清晨,当你走在广玉兰树下,不经意间,“啪”一声,一片老叶完成了使命,飘落时还在空中跳完最后一支旋舞。

白羽含露娇欲滴。五月初的某个拂晓,花苞突然炸开了第一朵。然后就次第开放,前后长达月余,美不胜收。起初是鲜绿枝尖上暗结毛笔头似的青蕾,两三天就长大,犹如一只只鹅蛋安置在枝头。待到完全绽放,那羞羞答答、又大又白的花瓣张开,花芯处鹅黄色的雌蕊簇拥成塔,清新典雅、粉嫩丰腴、纯洁无瑕,远远望去,那花就像一只只展翅欲飞的白鸽,让人分外喜爱。

轻风吹拂送幽香。广玉兰花开不像桂花那

么浓,香飘十里,而是幽幽的、淡雅清香。初夏的阳光如金色的丝线,穿过斑驳的树叶,洒在大地上。微风轻拂,带来丝丝热意,广玉兰花朵散发出阵阵的芳香,引来蜂飞蝶舞,沁人心脾。这香气弥漫在整个小区,像是在空气里洒了香水,每一次呼吸都在品味着这甜美的气息。每到这个季节,我打开书房窗户,让花香透过纱窗飘进书房,花香与书香相互交融,形成无比温馨的学习环境。

众鸟欢唱绿叶下。广玉兰众多蓬松的枝丫,厚厚的绿叶,是鸟雀生活、隐蔽的天堂。凌晨4点左右,鸟儿醒来开始鸣唱,尤其那着一身黑制服的乌鸫起得最早,模仿多种鸟声歌唱。我每天都在优美的鸟语中慢慢醒来,心情愉悦。一个风雨交加的下午,白头翁、麻雀及许多我叫不出名的小体形鸟儿躲在茂密的树叶下,微微抬起小脑袋、紧缩羽毛、下垂着尾巴避雨。那时,我真想打开窗户,请鸟儿进屋避雨,而又怕它们不信任我,被吓跑,遭雨淋而作罢。炎热的夏天,广玉兰树荫里微风习习,有着丝丝凉意,多少个高温时段,鸟雀在那里纳凉。一个烈日如火的中午,几只洋喜鹊拖着长长的尾巴,飞入广玉兰树荫,对着我的窗口,耷拉着翅膀,张开尖嘴急促呼吸,过了一会儿就恢复了常态。真是“尽室林塘涤暑烦,旷然如不在尘寰。”

如今,儿子已迁入新居,多次劝说我们搬到他那带有电梯的原住宅,省得再爬楼梯。可每当我见广玉兰在夕阳里描金的轮廓,又听说现住房要加装电梯,所有搬迁计划都被搁浅。妻子笑称我这是“以树为锚”“爱树及屋”。其实我倒觉得,它们早已成为我生命的坐标——那些在叶脉里流动的晨光,在花瓣上留驻的月色,在年轮中封存记忆,都是无法复制的时光标本。

或许每座城市都需要这样的树,它们用静默丈量时光,用年轮记录变迁。我看这广玉兰不仅是植物,更是岁月写给大地的散文诗,在每个平凡的日子里,用绿意写着永恒的温馨。

玉兰  
一瓣